諸子平議

諸子平議卷十五

德清俞樾

荀子四

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性惡

樾謹按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並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與合於文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文而誤改之耳

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

樾謹按注不釋長字蓋以爲尊長也然下文云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無爲尊長任勞之文則此句長字亦非謂尊長也長讀爲粻爾雅釋言粻糧也詩崧高篇以峙其粻鄭箋曰粻糧也見粻而不敢先食與下文勞而不敢求息意正相配若作見長則轉與下意不倫矣

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

樾謹按同於衆卽不異於衆也於文複矣據下文云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疑此文亦當作所以同於衆而不過於衆者性也而譌作其過譌作異而詞意俱

不可通矣

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

樾謹按楊注曰拂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違戾之訓既得之矣讀拂爲拂義轉迂曲說文拂過擊也拂自可訓擊何必改爲拂乎拂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所安矣又按說文色部艴㦁怒色也此拂字疑艴之叚音言兄弟必艴然爭奪也

衆者暴寡而譁之

樾謹按楊注曰衆者陵暴於寡而諠譁之然上文云彊者害弱而奪之譁與奪義不倫矣禮記曲禮篇爲

國君華之鄭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諱字當讀爲華而從中裂之訓陵暴於寡而分裂之與害弱而奪之者無異也

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

樾謹按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爲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

若佚之以繩

樾謹按楊注曰佚猶引也然佚無引義恐不可從佚當讀爲秩秩之言次也序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天

子秩而祭之何休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故字亦通作程俗書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訛平秩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秩皆作程段氏玉裁以說文戴𢧢字皆讀若詩秩秩大猷為證是程與秩聲義俱相近秩之以繩猶程之以繩也致仕篇曰程者物之準也是其義也

其舉事多悔

樾謹按多悔義不可通盧從元刻作悔是也詩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是過謂之悔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尚速有悔於予身何休解詁曰悔咎

是咎謂之悔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其本字當作痗悔乃叚借字詩十月之交篇亦孔之痗釋文曰痗本作悔

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

樾謹按楊注曰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然以從其俗爲俗義不可通俗乃鉛字之誤荀子書屢用鉛字榮辱篇曰鉛之重之又曰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禮論篇曰則必反鉛過故鄉注竝曰鉛與沿同循也是鉛循同誼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鉛於亂世之民兩句一律鉛俗字形相侶傳寫者因而致誤耳

莫敢犯大上之禁 君子

樾謹按楊注曰大讀爲太太上至尊之號其說非也此當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到之耳下文云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不言犯大上之禁可知此文之誤矣

故莫不服罪而請

樾謹按楊注謂自請刑戮非也請當讀爲情成相篇明其請注曰請當爲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是其證也情實也莫不服罪而情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

敢慮誕也論語所謂則民莫敢不用情也楊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曰即此情字之義

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

樾謹按易當讀爲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化易如神者化施如神也正與上句威行如流一律

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

樾謹按四句相對成文下句不應多動字注亦不及

動字之譌則動字衍文也

忠者敦慎此者也

樾謹按楊注曰慎讀爲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爲忠也然厚與順誼不倫其說非是敦慎當作敦慕儒效篇曰敦慕焉君子也王氏引之曰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又曰慔慔勉也釋文慔亦作慕是敦慕並爲勉此文疑本作忠者敦慔此者也敦慔與敦慕文異而義同言人臣能勉此則爲忠也說文心部慔勉也是慔其本字慕其叚字此用本字作慔因譌爲慎矣

請成相

樾謹按楊解篇名引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盧云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舂牘又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章節卽後世彈詞之祖篇首稱如瞽無相何倀倀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今按盧說是也惟引治亂以相及瞽必有相以釋相字則皆失之樂器多矣何獨舉舂牘爲言旣以爲樂器又以爲瞽必有相義又兩歧矣此相字卽舂不相

之相禮記曲禮篇鄰有喪舂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杵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爲歌謳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卽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襍辭足徵古有此體王氏引之必以盧說爲謬何也

請布基慎聖人

樾謹按人字不入韵疑有誤當作慎聽之聖與聽音近而譌尙書無逸篇此厥不聽漢石經作不聖泰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並其證也聽譌作聖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爲聖人矣請布基慎聽

之欲人愼聽其言下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欲賢者思其言義正同也愼聽之三字本禮記仲尼燕居篇

尊主安國尙賢義

樾謹按義讀爲儀儀亦賢也尙書大誥篇民獻有十夫枚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廣雅釋言曰儀賢也尙賢儀言崇尙賢者也作義者古字通用

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

樾謹按楊注曰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此說未得祖字之義說文示部祖始廟也蓋祖之本義爲廟故尙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

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竝以祖社對文猶言廟社也鄭康成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義矣封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今人但知有爾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遂爲所奪古誼之湮久矣

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

樾謹按爾雅釋言疑戾也郭注曰戾止也疑者亦止儀禮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蓋𠤕之叚借說文匕部𠤕定也定故爲止今說文譌作未定而疑之訓止遂不可曉矣讒人

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承上文堯在萬世如見之而言此之疑者此之止也言堯明見萬世雖險陂傾側之徒莫不由此而止也楊注言當疑此讒人陂險則與上意不貫矣

身讓卞隋舉牟光

樾謹按舉當讀爲與古舉與字通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鄭注曰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此文本云身讓卞隋與牟光作舉者叚字耳

中不上達

樾謹按中當讀爲忠言忠誠之士不能上達也古忠忠通用漢張遷碑中謇於朝魏横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𣪠𨳊中爲忠國語周語曰考中度衷爲忠蓋中衷忠三字義竝通耳

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

樾謹按楊注曰孰或爲郭盧曰古郭虢字通郭公長父即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虢公長父作郭爲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爲七字句王氏念孫曰之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今按之難厲王流于彘七字爲句義終未安此篇之例雖以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

句一七字句爲一節然古人之文變動不居如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敎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此節詞意明白無奪文譌字其弟四句六字其弟七句五字豈能以子弟二字屬下爲七字句乎然則此文以郭公長父之難六字爲句厲王流于彘五字爲句於義較安不必拘泥字數轉致不通也

欲衷對言不從

樾謹按此篇之例首句必入韵而此句對字與下文從叶江不協王氏念孫因改欲衷對爲欲剖衷此臆說也對字實不誤但當在衷字上對讀爲遂爾雅釋

言對遂也詩皇矣篇以對于天下江漢篇對揚王休蕩篇流言以對毛傳竝曰對遂也又禮記祭義篇對揚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對遂音近以聲相訓耳欲對衷者欲遂衷也言欲遂其衷忱而無如言之不從也今本作欲衷對者因淺人不知對之爲遂而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到其文楊氏卽據以爲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矣

君法儀禁不爲

樾謹按楊注曰爲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爲惡然禁不爲惡而止曰禁不爲則辭不達矣注義非也君法

儀之儀當讀爲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頃貌廣雅釋詁曰俄衺也是俄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叚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以大姦爲大義是其證也義儀古通用義可爲俄故儀亦可爲俄君法儀與上文君法明相對上云君法明論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爲言君法明盛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當禁之使不爲也蓋此皆蒙上文臣下職而言所陳皆臣道也楊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

而以君法明爲其一所舉又不相連屬更有佗文以閉之殆不足據也

請牧祺明有基

樾謹按上文云請收甚賢者思此文亦當作請牧基明有祺傳寫者誤到基祺兩字耳楊注曰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也則所見本已倒矣

湣湣淑淑賦

樾謹按楊注曰湣湣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也然淑淑訓美則與湣湣不倫矣淑當讀爲㲼文選長笛賦踾踧攢仄注曰踾踧迫蹙皃海賦葩㽃踧沑

注曰踧沺蹙聚也踧踧之謚亦猶是耳

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

樾謹按楊注曰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此注非是蹇當讀爲攓方言攓取也雲行雨施澤被天下天下皆有取也故曰卬卬兮天下之咸攓也下文德厚而不捐卽承此而言若如楊注則與下意不貫矣

冬伏而夏游

樾謹按下文云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此文游字獨不入韵疑滋字之誤呂氏春秋明理篇曰草木庳小不滋注曰滋亦長也冬伏而夏滋言冬伏而夏長

也㵽以化而出釋游字，說亦迂曲非獨於韻不協也

喜溼而惡雨

樾謹按注曰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也其說甚得荀子之意蓋此句與上文夏生而惡暑相對生於夏宜不惡暑矣而蠶則惡暑其種必浴有似喜溼者宜不惡雨矣而蠶則惡雨此兩而字正明其性之異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引作疾濕而惡雨蓋後人疑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故妄改之言疾溼又言惡雨辭複而意淺非荀子原文也王氏念孫反據御覽以訂正荀子誤矣

鐕以爲父

樾謹按鐕當爲鍇禮記喪大記用禶金鍇正義曰鍇釘也釘與箴形質皆同磨之琢之而後成箴右其末成箴之時則箴亦一鍇而已矣故曰鍇以爲父作鐕者叚字耳若是首笄之鐕則與箴全不相涉楊注謂言此者欲狀其形失之迂矣盧氏謂鐕當爲鑽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此尤曲說箴所賴以成形者豈特一鑽之功乎王氏載之讀書禶志誤矣

聖人共手時幾將矣

樾謹按楊注曰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如此則與上意不貫上文曰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是荀子之意謂亂極必反非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此二句乃望之之辭言聖人於此亦拱手而待之耳所謂千歲必反者此時殆將然矣楊注非

念彼遠方何其塞矣

樾謹按楊注曰遠方猶大道也然以遠方爲大道其義未安此章蓋亦遺春申君者下文仁人絀約暴人衍矣諸句其意實譏楚也不敢斥言楚國故姑託遠

方言之若謂彼遠方之國有如此耳此荀卿之危行言孫也

不敬交大略

樾謹按上句不時宜注曰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是二字平列下句不驩欣亦二字平列則此文不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注曰敬文恭敬有文飾是荀子書屢言敬文性惡篇曰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注曰敬父當爲敬文此敬

文誤爲傚交猶彼傚文誤爲傚爻楊氏於此無注其所據本必未誤傚文二字本書屢見故不說也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樾謹按此即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從欲之義故下文曰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楊氏誤據古文尙書爲說乃曰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失之矣

奉妒昧者謂之交譎

樾謹按交讀爲狡禮記樂記篇血氣狡憤釋文曰狡

本作交是交狡古通用狡與譎同義下文曰交譎之人妒昧之臣是交譎與妒昧皆兩字平列楊注曰交通於譎詐之人失之矣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樾謹按古所謂類即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將以爲類正義曰類例也

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

樾謹按楊注曰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此說未安以眸子審視豈可但謂之眸乎眸當讀爲眴說文目部眴低目視也從目冒聲與牟聲相近釋名釋首飾曰

牟冒也眸之與帽猶牟之與冒矣說文又有瞀篆曰低目謹視也從目敄聲亦與牟聲相近荀子成相篇身讓卞隨舉牟光卽莊子大宗師篇之務光也是其例矣

冢卿不脩幣

樾謹按上云士不通財貨楊注曰不得貿遷如商賈也此云冢卿不脩幣注曰謂不脩財幣販息之也然則與士之不通貨財何以異乎攈韓詩外傳作冢卿不脩幣施疑此文奪施字幣乃敝字之誤施當爲杝古同聲叚借字也杝卽今籬字一切經音義十四云

籬杝同力支反引通俗文云柴垣曰杝木垣曰柵說文木部杝落也象卿不脩敝杝謂籬落敝壞不修葺之也與下文大夫不爲場園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利之義

不知而問堯舜無有而求天府

樾謹按楊注曰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堯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蓋楊讀不知而問無有而求絕句故其解如此實非荀子意也不知而問之堯舜無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連屬下文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六貳之博則天府已乃自解堯舜天府之義也使

謂不知而問即是堯舜無有而求即是天府下文贅矣故知楊注非也六貳當從盧說爲六蓺之誤何謂堯舜先王之道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必眞起堯舜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六蓺之博是也求者求此而已非必眞入天府而求之也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樾謹按郝氏懿行曰細席恐茵席之譌蓋茵借爲絪絪又譌爲細耳王氏念孫載之讀書襍志洵塙見矣楊注引尸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亦茵之譌荀子作細席者其原文是絪席也尸子作昔席者其原

文是茵席也兩文雖異而實同郝王均未見及

雨小漢故潛

樾謹按楊注曰未詳又引或曰言漢者本因雨小水濫觴而成至其盛也乃溢爲潛矣其說迂曲不可從漢字疑衍文雨小故潛者爾雅釋言曰潛深也言雨小故入地深也下文云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是其義矣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

樾謹按下文云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據此則貴師而重傅下

疑有闕文

古者匹夫五十而士

樾謹按楊注曰禮四十而士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爲卿士是二說皆非也下文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注曰先於臣下一年也然則四十而士猶二十而冠皆是論其常五十而士猶十九而冠皆是言其異也禮所謂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者蓋指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言此明言匹夫則殆謂鄉之俊士選士矣禮記王制篇正義曰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

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爲造士以是

言之古人於世族子弟及民閒秀士自有區別故其

始仕有十年之差也荀子不直曰古者五十而士必

加匹夫二字明與下文天子諸侯子相對知十九而

冠爲天子諸侯子之制則知五十而士爲匹夫之制

不必疑其與禮經不合矣

移而從所仕

樾謹按楊注曰仕與事同事所能也義甚迂曲仕疑

任字之誤莊子烋水篇任士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

任能也然則移而從所任者移而從所能也於義較

捷矣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宥坐

懋謹按楊注曰有所不來者爲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撫來乎如注義則伊稽首三字甚爲不詞殆非也首當讀爲道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首道古通用彼文稽道當爲稽首此文稽首當爲稽道皆古文叚借字也尙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

也合亦同也稽道猶同道也伊者語詞猶維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雖遠而亦來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矣

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

樾謹按楊注曰磔車裂也然子胥不被車裂之刑楊注非是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注曰磔謂張其尸也當從此訓

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

樾謹按由是觀之四字當在君子博學深謀句上

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子道

樾謹按衷與忠通言孝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忠與義敬正一律作衷者叚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禮春官序官鄭注引作中正孝經中心藏之釋文中本亦作忠蓋衷中忠三字同聲而通用楊注曰衷善也未得叚借之旨

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肎諫女矣由

樾謹按楊注曰告之畢又呼其名丁甯之也此說非是下文孔子曰志之吾語女此由字當在孔子曰之下由志之三字連文上文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亦以由志之三字連文可證孔子曰下必當有由字也韓詩外傳正作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

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

樾謹按韓詩外傳作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當從之華即譁之省文兩奮字皆昚字之誤乃古文慎字也昚誤為奮則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不伐

矣於是又刪去兩不字耳楊氏據誤本作注非也
夫魚鱉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
而增巢其上 法行
樾謹按堀下當有穴字堀穴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爲
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亦以窟穴
對橧巢是其證也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作鷹鶽以山
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鱉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
蹷穴卽堀穴也春秋文十年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
然則以蹷爲堀猶以厥爲屈也荀子此文本於曾子
彼作蹷穴此作堀穴乃古書以聲音叚借之常例若

無穴字則文爲不備矣

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

樾謹按楊注以不長爲不長厚非也以上下文例之不仁故不見愛不信故不見信若不長厚與不見敬則不倫矣且不長厚而曰不長亦近不詞不長者無所長也子道篇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能作長是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

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 哀公

樾謹按此當作比說文白部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繫傳曰比皆也是比有皆義比賢乎猶言皆賢乎

大戴禮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是其證矣此文亦見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此皆賢乎蓋比誤爲此後人又增皆字耳

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

樾謹按此十五字爲一句廣雅釋詁爲瘉也爲有瘉義故左傳有疾不可爲之文爲己憂者瘉己憂也得賢人善士以託其身則可瘉己之憂而庸人不知也故曰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楊注曰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則失其義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

樾謹按大字絶句是故其事大與上文大道者相應明字衍文辨乎天地察乎日月二語相對說詳羣經平議大戴記

兩驂列兩服入廐

樾謹按楊注曰列與裂同謂外馬擘裂中馬牽引而入廐是以七字作一句殆非也兩驂裂者兩驂斷鞅而去也兩驂在外故得自絶而去於是止存兩服馬還入廐中矣故曰兩驂列句兩服入廐

閔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堯問

樾謹按楊注曰周公閔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然

則荀子原文當作闇之無越日不見士楊注原文當作越日謂過一日也今衍踰字者涉下文楊注有越踰字而誤衍也既衍踰字則越踰日之文甚爲不辭乃以日字爲曰字之誤而移置闇之二字之下遂成今本之誤盧校云宋本曰作日此則其舊迹之猶未盡泯者也

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

樾謹按踰字亦衍文也人人皆以我爲越好士者越之言過也人人皆以我爲過於好士也然故士至者然故即是故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大略篇曰然故

民不困財亦以然故連文是其證也楊注曰人不知則以爲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此由不達然故之義故爲抑揚其辭至越踰連文則以踰字釋越字注家往往有此例非以正文有踰字也而正文踰字之衍卽因此矣

諸子平議卷十五

諸子平議卷十六

德清俞樾

列子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天瑞）

樾謹按謂當作爲古書謂爲通用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上文云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故此云爲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張湛注上文云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正得其義

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樾謹按上變字衍文本作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因按上文一變七變而誤爲九變則於詞費矣

頤輅食醢頤輅生乎食醢黃軦食醢黃軦生乎九猷

樾謹按頤輅食醢黃軦食醢八字皆衍文莊子至樂篇止作頤輅生乎食醢黃軦生乎九猷無此八字

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

樾謹按畫者止也論語雍也篇今女畫孔注曰畫止也畫其終者止之使不終也上文云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然則生固不可得而常終固不可得而止矣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故曰惑也張注曰盡亡也疑本作畫止也以形似而誤呂氏春秋本味篇道者亾彼在

已今誤作止彼在己與此正可互證殷敬順釋文曰
畫一作盡此乃字誤盧氏文弨羣書拾補謂張本作
盡注云盡亾也非是
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樾謹按吾下脫安字上云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云
安知其不相若言死生一致也下云吾又安知營營
而求生非惑乎正承此而言若作知其不相若則於
語意大背矣淺人見下兩言安知句末並用乎字而
此是矣字疑其不協遂妄刪安字不知矣猶乎也語
有輕重耳古書多以矣字代乎字說詳王氏經傳釋

詞

食不知所以

樾謹按莊子知北遊篇作食不知所味

没其先居之財

樾謹按居猶蓄也謂其先所蓄積之財也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皇侃義疏曰居猶蓄也是其義

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

樾謹按載亦成也尚書皋陶謨篇乃賡載歌曰枚傳載成也是其義

養正命 黃帝

樾謹按正當爲生古字生與性通周官大司徒職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是其例也列子原文本作養生命蓋叚生爲性因誤爲正耳張注曰正當爲性雖得其字而古字亡矣

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

樾謹按釋文帥或作師當從之周官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此師長二字之義其國無師長見其無貴賤無賢愚也若作帥長則止是無貴賤耳於義轉有所不盡矣盧仲元本正作師長

主人潛行不空

樾謹按張注曰不空者實有也主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閡者也其說甚爲迂曲釋文曰空一本作窒當從之莊子達生篇正作不窒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

樾謹按爲正當作而止字之誤也止與正字形相似爲古文作而與而亦相似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藝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並其證也莊子達生篇述此文曰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

止焉可據以訂正

其神無郤

樾謹按釋文曰郤閑也閑乃閒字之誤謂閒隙也郤與隙通莊子知北遊篇若白駒之過郤釋文曰郤本作隙是也故郤有閒隙之義禮記曲禮篇相見於郤地曰會鄭注曰郤閒也莊子養生主篇批大郤徳充符篇使日夜無郤釋文引崔李云郤閒也並可爲證

口所偏肥晉國翳之

樾謹按釋文曰肥皮美反說文字林並作[illegible]又作圮皆毀也字從其省然說文無[illegible]字屵部嶏崩也崩與

毀義近是㞎爲⿸广肥字之誤張注曰音鄙肥薄也疑本作肥音鄙薄也蓋謂讀如鄙溥之鄙耳⿸广肥字孫愐音符鄙切與張讀正合⿸广肥省作肥故釋文曰字從其省也秦氏恩復校刻盧重元本以㞎爲肥字之誤夫肥字何得訓毀於義難通蓋誤讀張注作肥薄也故爲此說今正其字爲⿸广肥其義爲毀其音爲鄙則皆得之矣秦說非也

潛於牖北聽之

樾謹按牖北即室中矣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必當在其室中商丘開安得更於牖北聽之牖

北疑當作北牖所謂向也詩七月篇毛傳曰向北出牖也是也二子在室中商臣閉於北牖外聽之正合事理古者士庶人之室皆有北牖說詳羣經平議

眾昉同疑子華昉令豫內食衣帛之次

樾謹按張注曰昉始也釋文曰昉或作放古字放與方通尙書堯典篇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王商傳竝作放命圮族是其證也廣雅釋詁方始也然則昉者俗字放者叚字實卽方始之方耳

吾誠之無二心

樾謹按爾雅釋詁諶信也吾諶之卽吾信之也下文

唯恐誠之之不至卽唯恐信之之不至也太平御覽引此文改誠爲信意雖是而非古義矣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樾謹按疑道藏本作凝盧重元本亦作疑莊子同然此字實當作疑卽所謂驚猶鬼神也上文孔子曰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亦可爲乃疑於神之證管子形勢篇無廣者疑神解篇曰以規矩爲方圜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此正可志不分乃疑於神之謂也說互詳莊子

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樾謹按張注曰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殊於義未得昧丈人之言其輕儒術甚矣豈復使治其術乎故必增出反於自然一語則非本文所有矣今按脩者脩除也周官典祀職帥其屬而脩除鄭注曰脩除芟掃之是其義也又司尊彝職脩酌司農注曰以水洗勺而酌也以水洗勺謂之脩亦脩除之義此文脩汝所以言汝故所以者宜脩除之然後可載吾言於其上也

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樾謹按無當作毌毌讀爲貫蓋貫毌本一字也爾雅釋詁貫習也毌其文言習其文也黃帝篇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釋文曰玩五貫反習也然則此作毌彼作玩聲近而義同因毌字誤作毋後人遂以無字易之而義不可通矣盧重元本作既其文未既其實則據莊子改之非列子之舊

列子入涕泣沾衾

樾謹按衾當作衿卽襟字也莊子應帝王篇正作泣涕沾襟

罪乎不派不止

樾謹按罪當讀爲𡾕說文山部作𡾕云山皃是也釋文云罪本作萌盧重元本亦作萌乃後人據莊子改之萌乃罪之誤字說詳莊子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

樾謹按上文云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又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然則此文是殆見吾

衡氣幾也下卽當言嘗又與來方與上文一律乃於中閒雜列九淵殊爲無謂疑此五十八字乃它處之錯簡莊子應帝王篇止列首三句而總之曰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正以其與本篇文義無關故略之耳然可證莊子所見本已與今同葢古書之錯誤久矣

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嬴

樾謹按無無字衍文釋文曰一本無無字是也張注曰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則張本亦無無字淺人妄加也若云無多餘之嬴則下不必更言其爲利也薄矣盧重元本無無字莊子列御寇篇亦無無字

當據删

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

櫛謹按者字衍文盧重元本無者字是也舍與舍者不同下云舍者避席又云舍者與之爭席矣皆謂同居逆旅者此云舍則謂逆旅主人也主逆旅者卽謂之舍猶典市者卽謂之市主農者卽謂之田禮記王制篇注曰市典市者月令篇注曰田主農之官是其例也今涉下文而誤衍者字則與下兩言舍者無別矣莊子寓言篇已誤當據盧本删

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周穆王

樾謹按膻當作羶言臭惡而不可親也廣雅釋器羶
臭也
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樾謹按故盧重元本作固固與故通此古本也張湛
本竟改作故轉非古書之舊
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樾謹按當作此八者形所接也與下文此六者神所
交也相對
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
樾謹按審度二字傳寫誤倒本作其陰陽之度審下

句云其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度與其分對審與察
對以是明之

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

樾謹按此本作彼直眞夢矣者字衍文盧重元本無
者字

常甘以爲苦

樾謹按常道藏本作嘗然常嘗古通用禮記少儀篇
馬不常秣釋文曰常本亦作嘗爾雅釋詁嘗祭也釋
文曰嘗字又作常竝其證也列子原文借常爲嘗道
藏本易以本字轉非古書之舊矣

栄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樾謹按張湛盧重元注竝曰榮棄也訓榮爲棄不知何據殆非也榮者對實而言榮猶華也爾雅釋草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是其義也古人之詞凡無實者謂之華後漢書馬融傳注曰華譬虛譽也訓華爲虛則榮亦可爲虛矣榮汝之糧言其虛費而無實用也漢書楊雄傳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者聲名也盖榮與實對故亦可訓名以草木言之則榮實也以人事言之則名實也虛實也其義固得通矣

予昔給若

樾謹按昔當爲皆字之誤也

不治而不亂 仲尼

樾謹按此本作不治而自亂亂治也謂不治而自治也正與下文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文義一律後人不達亂字之義改爲不亂失之矣張注曰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盧本同

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樾謹按反字無義疑刃字之誤俗書刃字作㔾故誤爲反耳刃與忍通詩將仲子篇毛傳彊忍之木抑篇

鄭箋柔忍之木釋文竝云忍本作刃是其證也能仁
而不能刃卽能仁而不能忍正與下文賜能辨而不
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一律淮南
子人閒篇亦載此事曰丘能仁且忍辨且訥勇且怯
字正作忍是其明證張注曰反變也是其所據本已
誤矣盧本同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樾謹按微猶昧也周易屯彖傳天造草昧正義引董
遇曰昧微物繫辭傳知微知彰文選西京賦注引舊
注曰知微謂幽昧是微謂之昧昧謂之微二字義通

子列子亦微焉猶曰子列子亦昧焉故張注曰亦自不知其數

衎衎然若尊直而在雄者

樾謹按釋文曰在一本作存當從之莊子天下篇施存雄而無術亦行存雄之文可以爲證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樾謹按與猶爲也上云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故此云無言爲不言無知爲不知亦言亦知蓋承上文而更進一義也上文用爲字此文用與字文異而義不異古書多有此例管子戒篇自妄之身之

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然則與亦猶爲也說詳王氏經傳釋詞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

樾謹按觀之所變盧重元本作觀其所變然之即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是也孟子公孫丑篇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官載師注引作皆悅而願爲其民矣是之其同義上言觀其所見下言觀之所變文異義同古書多有此例盧本作其乃不達古書義例而改之

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

樾謹按位當作涖涖臨也言無相臨者也周官肆師職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注曰故書位爲涖是位與涖古字通

臣之力能折脊蟊之股堪秋蟬之翼

樾謹按堪當讀爲戡說文戈部戡刺也脊蟊之股細故言折見能折而斷之也秋蟬之翼薄故言戡見能刺而破之也作堪者段字耳尚書西伯旣戡黎爾雅釋詁注引作堪此古字通用之證張注曰堪猶勝也則蟊股亦可言堪不見古人文字之密矣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繼蓮按有毋下當更疊有毋二字本云孤犢未嘗有毋有毋非孤犢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李云駒生有毋言孤孤則無毋孤稱立則毋名去也此可證有毋非孤犢之義因古書遇重字多省不書但於字下作二畫識之故傳寫脫去耳

堯還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繼蓮按辭通作詞釋名釋典藝曰詞嗣也故辭亦通作嗣尚書大誥篇辭其考我民辭即嗣也顧命篇恐不獲誓言嗣嗣即辭也說詳羣經平議蓋辭籀文作𤔲本與嗣同聲故得通用堯典篇舜讓于德弗嗣而

此云舜不辭而受之然則古本堯典作弗辭也所謂舜讓于德者讓當爲攘禮記曲禮篇注曰攘古讓字然則古本堯典必作舜攘于德也攘者取也偷書微子篇枚傳曰自來而取曰攘舜無得天下之心而天下自來是其取天下也以德取之也正所謂自來而取曰攘也故曰舜攘于德弗辭下文無帝堯申命之文而即紀元日受終之事然則舜之不辭審矣輙列于此言可以見偷書之古義余作羣經平議未見及此故具說之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樾謹按而性成之當作性而成之湯問篇曰然而得之性而成之是其證

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 湯問

樾謹按盧重元本作帝恐流於西極失羣仙聖之居當從之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其流於西極勢使然耳何怒之有蓋涉下文帝憑怒而誤又仙聖字上下文三見可證此作羣聖之非矣至西極字亦疑有誤五山隨波上下往還安知其必流於西極也下文云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可證其不必西流矣西極似當作四極

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

樾謹按釋文引一本無髮字當從之終北國名下文曰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是也終北之北謂在其國之北今衍髮字者蓋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加之不知彼自言窮髮之北此自言終北之北兩文不同若據彼以增此則既言終髮北又言之北文義複沓矣

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

樾謹按孳阜二字疑當在喜樂之上其民亡數有孳阜喜樂亡衰老哀苦蓋以衰老對孳阜哀苦對喜樂

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

樾謹按張注曰此國自不可得往耳然則不可知之者不可得往也呂氏春秋審應篇其在於民而君弗知高注曰知猶得也是其義下文云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得猶知也知與得義相近

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樾謹按兒下當有曰我二字方與上句一律

同請扁鵲求治

樾謹按既言請又言求於義複矣請乃詣字之誤詣至也言至扁鵲之所而求治也故下文曰二人辭歸

枉指鉤弦三年不成章

樾謹按盧重元本鉤作鈎當從之張注曰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是其所據本亦作鈎故以調弦釋之國語周語細鈞有鍾無鎛韋注曰鈞調也

汝何蚩而三招予

樾謹按說文手部招手呼也黑卵之子不見來丹之以劍擊已但見其舉手若相招然故曰汝何蚩而三招予釋文云一本作拓此乃字誤不當曲爲之說

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同於陳蔡 力命

樾謹按同乃困字之誤楊朱篇作圍於陳蔡亦困字

之誤盧重元本皆作困

北宮子之祭久矣一言而能瘳易怛也哉

樾謹按怛當讀爲旦詩氓篇信誓旦旦說文心部引作信誓悬悬悬卽怛之或體是怛旦古通用也人之痿者至平旦則瘳矣北宮子久痿而忽瘳故曰易旦也哉釋文音怛割反未得其讀或作悟則後人不達而臆改之

仲父之病疾矣

樾謹按疾盧重元本作病當從之莊子徐無鬼篇同

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

樾謹按言字無義當從釋文作訾管子君臣上篇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卽此訾字之義官秩貴賤必視訾程爲準訾兄弟也正與下文貴賤父子也相應殷敬順不達訾字之義而以爲當作貲財字則下當言貧富不當言貴賤矣

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樾謹按械字無義釋文曰本又作戒實皆駭之叚字也周官大僕始崩戒鼓故書戒爲駭列子原文葢亦叚戒爲駭而寫者又從木作械耳居若死動若駭卽處女脫兔之意

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樾謹按自亡也三字疑爲衍文上文云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皆以全喪對言此云自全也自喪也文義已足增出自亡也三字則與上文不合矣蓋涉上有三亡字而誤衍此句不知上三亡字皆有無之無非喪亡之亡也

君實名貧僞名富　楊朱

樾謹按此下當有實名賤僞名貴二句上文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故此引管仲陳氏事證爲實名則貧賤爲僞名則富貴也

當身之娛非所去也

樾謹按當身乃當生之誤下云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當生與死後正相對下文云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是其證

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

樾謹按下文云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則此文當云無不必致誤衍之字

賓客在庭者日百住

樾謹按住當爲數聲之誤也黃帝篇禽獸蟲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張注曰住當作數是其證矣此篇盧重元

本作徒則是誤字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

樾謹按賦者計口出錢也周官大宰職鄭注曰賦口率出泉也漢書食貨志師古注曰賦謂計口發財是其義矣藏猶言葬也禮記檀弓篇葬也者藏也故葬與藏義得相通周易繫辭傳葬之中野漢書劉向傳引作臧之中野臧即藏字也墉木叔死無瘞埋之資故受其施者相與賦錢而葬之也

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

樾謹按上文言舜問周孔曰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

知則此言桀紂並云雖毀之不知雖罰之弗知毀之

對稱之言罰之對賞之言方與下文彼四聖雖美之

所歸彼三凶雖惡之所歸文義相應稱之賞之是美

之所歸也毀之罰之是惡之所歸也今涉上文而亦

作稱之義不可通矣

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

樾謹按不得不去之當作不得而去之故下文曰雖

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也今作不得不去與下文不合

矣蓋涉上文既生不得不全之故誤而爲不

樾謹按靡讀爲摩莊子馬蹄篇喜則交頸相靡釋文引李云摩也是靡與摩義通靡角之靡卽交頸相靡之靡謂以角相靡也

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樾謹按上文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然則色力方盛之人不可以語道必待班白之人方可語之耳若不班白而語道未有不失者矣所謂不班白語道失也張注謂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核之本文與上文義皆不合

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

樾謹按忠信字涉上句而衍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樾謹按已字乃也字之誤淮南子道應篇作白公不得也呂氏春秋精諭篇作白公弗得也竝其證也張注曰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正解不得之義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樾謹按施衍字蓋卽於字之誤而複者呂氏春秋愼大篇亦有此文正無施字

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

樾謹按張注曰共同也此說失之共乃供之叚字釋文曰一作供是也蓋擔纏薪菜皆此人供之耳擔纏薪菜是兩事擔纏者負荷什物薪菜者以給炊也纏乃纆字之誤周易坎上六係用徽纆馬融曰徽纆索也說本王氏念孫淮南子襍志菜當爲采古字通用

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作祿厚者怨處之是也怨處之謂怨讎之所處也猶曰爲怨府也處與妒惡爲韵若作逮則失其韵矣蓋由淺人不達處字之義而臆

改

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

樾謹按張注訓亟爲急非也亟者數也言王數封我而吾不受也下文城市患其亟也注曰亟數也此亦當與同訓

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

樾謹按此當作盡取其衣裝車馬牛缺步而去呂氏春秋必已篇作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是其證也出卽步字之誤耳此文脫馬字缺字遂以車牛連文失之矣

私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樾謹按及乃反字之誤出與反猶往與來相對成文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其鄰人遽而伐之

樾謹按鄰字衍文也上云人有枯梧樹者此云其人即此人也上下文所云鄰父謂此人之鄰也豈得又就鄰人言之而謂此人爲鄰人乎下文其人乃不悅曰亦無鄰字可證此鄰字之衍